

## 幻象：世界的终结

(法) E. 莱维纳/文 胡继华/译

我很不情愿把你所提的问题莱维纳在这里所说的问题，是指意大利一家杂志Nuovi argomenti所组织的哲学讨论中提出的问题。被讨论的问题和莱维纳长篇大论的回答发表在该杂志1984年4月和6月号。这里发表的文章译自法文，发表在《耐力的练习：中立的效果》(Excercices de la patience: Effets de neutre)，1985年6月号第1期，第9—11页。对莱维纳提出的问题如下：

既然要克服形而上学和意识形态危机（因为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一个体系的圆满实现），既

然思想的“多重性”和“灵活性”导致了历史的展开——在所谓“后现代主义”、“微观本体论”、“弱思想”和“少数派思想”等等之中展开，那么，能不能想象一种没有基础却重

建了整体的人类观点的思想呢？或者说，思想本身是否被还原为一种短暂即逝的现象，而屈

服于技术管理的领域呢？在我们这个时代，这种思想还能有什么值得注意和值得警惕的呢？恰

恰是在缺少基础的地方，即在诗歌话语之中去追求一个新的开端有合法性吗？

中所包含的危机符号戏剧化。相反，请让我在本世纪初的一个

哲学文本和我们当下的忧思之间展开一种比较。《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观念》之第一卷

，是胡塞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年出版的，也是他生前所发表这部巨著的惟一一卷。这部

巨著从一问世就让他追随者不胜困惑。现象学，在20世纪思想历史中影响巨大，不就普遍

认为是对事实及其纯粹本质的现实性的肯定吗？不是说它明显地对立于19世纪形形色色的思

辨唯心主义和心理经验主义吗？后二者所反对不正是外在世界的独立存在吗？在此，有一种

在方法论上描述的绝对现实意识：通过我们知觉经验的不断丰富和展开，从一开始就从不同

的视点出发、带着知觉和认识、运用“物自身”所提供的“呈现”、“侧影”和“轮廓”进

行这种描述。各种知觉的把握形式在通往完善的过程中互相肯定。虽然它们和外观幻象(Sc

heIn)可能存在着冲突，但是它们仍然踵事增华，自我纠正，更深刻和更彻底地接近真理。

所以，绝非偶然，出现在《观念》的第49段中的论述，其言辞之晦涩令人望而却步：

反之，完全可以想象，正是因为冲突经验才不仅不会在细节上消融于幻象之中(Sch  
eIn)；

而且，事实上，每一种幻象（Simulacrum）也可能显示更深刻的真理；每一种冲突当其发生之时，恰恰就是更具有包容性的语境机制为了保护整体和谐所提出的要求；在我们的体验活动之中，可以想象的是，可能存在着大量的不可和解的冲突，它们不仅向我们显示，也存在于它们自身，以致于体验可能突然自我显现出来，难以与它在和谐地定位自然事物的过程中持续保持的要求相一致，以致于它的语境可能要失落其稳定而又规则的描摹、感悟和外观（Erscheinungen）的结构——质言之，世界可能再也不存在了。可是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情况可能是这样：在某种程度上，朴素的统一体-形式结构得以形成，作为对直观的短暂支持，而它仅仅是自然事物之直观的类似物，因为它根本不能构成稳固的现实，自我存在的持久整体，不论它们是不是被感知到了。

胡塞尔：《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观念》英译本，1983年海牙版，第49节，第109—110页。

一切都显得这么自然，似乎一点矛盾也没有，但这种情形确实可能存在，一点也不出人意料。但是，实际说来，这又是何等地子虚乌有！精确科学不是在大踏步前进吗？前人对于精神展开了一种自由的期望，哲学家们出于自身特有的处境，可能而且必须冒险提出这样一种期望

，也就是说，他们冒险地巩固存在和概念的本体论地位，而又不直接对人类行为造成巨大影响，或者使人类情感受到最低限度的伤害。特别是在1913年，这是不是一种理论上的一厢情愿的假设呢？具体地说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将世界转化为非世界意味着什么吗？

但是，毫无疑问，我们和胡塞尔的文本之间隔着整整70年的时光，其中发生了如此之多的

历史事件：两次世界大战，左的和右的极权主义、无数的杀戮、种族屠杀，以及恐怖的人祭（即大屠杀）。更加意味深长的是，70年的光阴已经显示了人类的体验已经被撕成碎片，再也无法还原为一个整体了。而且，70年的光阴还显示了“我思”（康德把它命名为超验的知觉整体）的惨败，它竭尽全力也无法使梦幻一般的现实形象破镜重圆，还原成一个完整的世界了。与其说这么一种惨败被体验为哲学智慧的矛盾与无能，不如说已经被体验为一场宇宙灾难，正如《诗篇》82：5所说：“地的根基都摇动了”。

从那时起，我们时代的显著特征也许就是：胡塞尔的认识论反思（它不是先知的预言，不是一种精神的幻觉，不是一个道学家的谴责，甚至也不是一个揭示历史意义的哲学家的命题）担当了一种启示的意义。重压在大地上的核威胁的阴霾，大爆炸或者宇宙灾难将人类生命

抛进未来的恐惧之中，这些都足以支持胡塞尔的否定命题之令人惊讶的正确性：“整体的不和谐”，“我们自身不可和解的大量冲突”，“在和谐地定位自然事物过程之中难以见容于人类要求”的体验，无秩序，非世界，非事物，“不可构成稳固整体和持久实在的”直觉。

真的如此吗？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，如此缺乏认识上持久的耐力，但又如此成功地唤醒和搅乱了沉睡在原子之中的核能量！如果不以一种具有良好秩序的科学方法把握事物的运动，改变我们的世界观；如果不维持“侧影”、“呈现”和事物的“表象”；如果不通过协调一切彼此关联的视野来克服冲突，并由此干预和接近现实，那么，这样博大精深的文化就没有任何作为。在这个残酷的世纪之初，存在本身突然显现，不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隐喻上，这种显现是不是“那种消融于幻象的体验”？是不是胡塞尔怀着善意地说的“可以想象的”体验？

可怕的事件！在我们的思想危机的一切症状之后，强迫我思考问题已经显山露水了：形而上学

的终结；基础的终结，以及对一切基础观念的不信任；信仰和性格的恍惚多变；观念对于漠视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非对抗性；对现代性本身的那种可以感觉到的厌恶。这些都被理解为自我意识，在其技术工具的丰富性之中自我丰富；还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确定性，即一切都是可能的，一切都是被允许的。对现代性的厌恶，这似乎是人类本身在奋力追求的一种厌恶，还因为它相信历史的意义！

以及因为它相信未来！也许，我们仍然有时间，期望一种新精神性的出现。但是，谁还能辨认除了某些少数特性之外的精神外观？如果不显得像是在传道布教，谁还能奢谈这些特性呢？

也许，极有可能堕落成非世界的世界，无非这个世界就是一种思想的终结。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呢？首先，是一种需要维持自我意识的思想；是一种为了认识一切异类事物而必须通过还原为同一、还原为自我的思想；一种在普遍知识的注视之下拥有一切、拥有一切异类事物的思想，即把握这些作为一个整体之他者的思想。

也许，这就是那些可以信赖的现存的稳固价值的终结。这些价值安全而又稳靠，本身就归属于沉思，归属于自我包容。

也许，还可能存在和平——作为思想最高原则的和平。不是那种卑躬屈膝仅仅是为了延续而存在的和平，而是作为他人的生命和自我遗忘的和平。和平，像爱一样深邃迷茫，深陷在思想之中，接近每一个人身上独一无二的东西。它向他人之中独一无二的东西敞开，向超越普遍性的东西敞开——即使他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也罢！但是，这么一种敞开与接近，并不仅是一次向作为人类成员的个体转向。相反，如果不接近他人身上独一无二的东西，伦理学就

是肤浅浮华的东西——仅仅是在一种既成的稳固现实之上粉饰太平而已！

也许，和平就是文化的特殊意蕴，是未来生活的特殊意蕴。

如果还有这么一种未来的话……。

(E. Levinas, “Simulacra: the End of the World”, 原载Writing the Future, ed.

, David Wood, London and New York: Routledge, 1990, p. 11-14, 责任编辑: 李河)

[回主页](#)

---

地址: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: 100732  
电话: (010)65137744-5520 传真: (010)65137826